

歷史與空間

翁秀美

馬之神韻

提起馬，便想到牠四蹄騰空，凌厲奔馳的形象，堅韌不拔的毅力，蓬勃向上的精神，氣宇不凡，別具神韻。

《說文解字》中對馬的解釋是：「馬，怒也。武也。像馬頭髦尾四足之形。」是說：馬，昂首怒目，是勇武的動物。馬在古代是重要的交通與作戰用具。驛站間，馬不停蹄往來傳遞信息文書；戰場上，兩軍對壘，將軍一馬當先，征戰南北，建功立業。

對馬最初的認識，來自小人書，畫面上交戰雙方的廝殺，馬的縱橫馳騁，靜立待發等各種形象非常生動。後來迷上劉蘭芳的評書，聲情並茂，百聽不厭，眾將官手中十八般兵器，胯下坐騎勇無敵，交戰時與主人同進共退。聽他對馬的描述概括，精準傳神：蹄裡藏身，出奇制勝；追了個馬頭碰馬尾，一招制敵。讓聽者在聲音中想像，在想像中勾勒一匹神駿豪邁的馬的輪廓。最絕妙的是牠的口技，那馬「唏溜溜一聲暴叫」時的嘶鳴，「得得得……」「嗒嗒嗒……」時的蹄聲，時輕時重，時緩時急，惟妙惟肖，清夜中的馬跑起來輕巧清脆，舌尖輕觸上顎發出「嘎果嘎果」之音，好聽極了。耳聽得「布鈴鈴」由遠及近，這是馬掛鑾鈴的聲音，在騎馬人「吁——」勒馬聲中，眼前彷彿還能見其正在搖頭甩尾、灰灰噴氣。

古人喜歡馬，西周神話中記載穆天子出遊，駕馭八匹體貌不凡的駿馬，個個有名字，匹匹有來歷。漢武帝劉徹獲得大宛「汗血馬」時，稱這匹馬為「天馬」，還寫了一首天馬歌。天馬行空，凌雲飛奔，矯健之姿非凡馬可比。想當年那天生石猴，不服管教，玉帝招安，封了個弼馬溫，訓養良馬千匹，他做得慇懃盡責，那些天馬見了他，混耳攢蹄，養得肉膘肥滿，雲霧裡奔跑穿梭，相當漂亮。《西遊記》裡有匹白龍馬，雖不比天馬，卻也能吃苦耐勞，忠心耿耿，與師徒同到西天。天馬騰空飛行的英姿還被用來形容書法的氣勢，南宋朱熹在《跋米元章帖》中稱讚米芾看似粗疏、實為老辣的書法說：「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

馬，對主忠誠，有情有義。有一典故為「馬有垂韁之義」，說的是苻堅在一次戰役中，不幸戰敗，奔逃中失足掉進山洞，在千鈞一髮之際，他的坐騎突跪在洞邊，韁繩垂下，符堅抓住韁繩爬上來，才脫了大難。《三國演義》中劉備被蔡瑁追至檀溪，水流急不可渡，危急關頭，的盧馬從水中一躍三丈而起，飛上對岸，救主脫險。

北宋王安石這樣描寫駿馬：怒行追疾風，忽忽跨九州。而在「忽忽」之中，時間流逝如風。莊子很

早就說過，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忽而已！這句話已有千年，卻彷彿一瞬，時光匆匆中，再現千古風流人物，千秋神駒寶馬，馬與將士，同為其主。此起彼伏的戰爭裡，戰馬與勇士一起穿越硝煙烽火，奔赴萬壑群山，馬背上載起一朝一代的興盛輝煌，它與主人於百戰中創立基業，開疆擴土，那時節，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馬能逾越一切艱難險阻，牠的腳下有無窮廣闊的天地，牠的心中有遠大抱負，有凌雲壯志。曹操說：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即便老去，雄心仍在。杜甫有《房兵曹胡馬》詩：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眼前似出現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馬，骨相嶙峋聳峙，狀如鋒稜，馬耳如刀削斧劈一般銳利勁挺，駿馬的昂藏不凡躍然紙上。李賀寫過馬詩二十三首，詠馬、讚馬或慨歎馬的命運，他的筆下，瘦馬也仍有骨力堅勁的美好素質，「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

千古江山與英雄業績交相輝映，對於主人，馬不僅是坐騎，更加如兄弟一般，馬也是勇敢的戰士，俠義的豪傑。將士們的赫赫戰功裡，馬有一半的汗馬功勞。西漢名將霍去病墓前有石人，石馬，石虎，石像等組成的大型石雕，其中有圓雕「馬踏匈奴」，長1.9米，高1.68米，戰馬矯健軒昂，渾厚有力，被踏在馬下的敵人面目猙獰，垂死掙扎，手中長矛刺向馬腹，而駿馬毫不理會，依舊巋然不動，穩如泰山，顯示出凜然無敵、浩氣沖天的英雄氣概。昭陵六駿是唐太宗李世民打江山時先後騎乘的六匹駿馬，名為特勒驃，青驪，什伐赤，颯露紫，拳毛騧，白蹄烏。太宗與之同生死，共患難。石雕中六駿或靜立，或疾馳，或緩步款行，姿態生動，栩栩如生。

馬，可為天子座駕，可幫平民負重，可上戰場出生入死，也能於馬戲表演中博人一樂。《東京夢華錄》中，便記載了引馬，立馬，跳馬，拖馬，趕馬等多種精彩的表演名目。金易在《宮女談往錄》裡提到，頂馬是皇家鑾儀衛中排隊前行的馬。一排四騎，前後四排，紅裡透黑，膘肥體壯，毛梢亮得出油，像緞子一樣。額頭上繫著紅繩子，嚼、環、鞍、韁，配著鍍亮的銅什件，左右絲繩繫擺在馬鞍橋上。馬昂著頭，紅繩子在條線上，腳下跨大步，可當蹄子似挨地不挨地時，慢慢地把蹄子一蜷，又縮

回來一尺五，雖是邁一大步，走的只有五寸，和轎夫的步伐相等。馬往後蜷腿時，腰隨着一扭動，肥肥的屁股一擺，騎馬的人，也隨着馬的身子一齊扭，紅纓帽穗子一甩，蜷左腿往右擺，蜷右腿往左擺，煞是好看。馬蹄落地時是嘩嘩的，轎夫抬轎走路是啾啾的，啾啾啾，非常和諧。

現代的馬術表演中，也能看到駿馬翻越障礙的勇猛不凡，盛妝舞步的自信優雅。前不久網上流傳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軍樂團震撼表演致敬電子遊戲的視頻。第六分鐘，是值得頂禮膜拜的視覺盛宴：軍樂團排列成馬的形象，轉眼，圍隊一起跑動，通力合作，那匹馬飛奔了起來，前蹄騰空，後腿蹬起，昂首嘶鳴，真如天馬下凡，瞬間有時空交錯之感，雖只幾十秒，但那奔騰的活力，令人忍不住熱血沸騰。

很喜歡女作家李娟關於馬背上的民族——世代逐水草而居的哈薩克族牧民生活的作品，在不斷的搬家與轉場中，馬與駱駝都起了很大作用。在她眼裡，馬是很強大的事物，馬能迅速地奔跑，穩妥地承載，坐在馬上，不管身邊是河流，是森林，是綿延的高山，還是一望無際的大地，馬都有一種力量讓你依賴、信任和一種安全感，任它帶你奔向遠方，自由奔馳。

馬有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意志，奔跑起來，靈動敏捷，風馳電掣，長途跋涉中，任勞任怨，永不疲倦。馬受得起榮耀，耐得住辛勞，於繁華中一躍而過，與貧苦也能緊緊相依。馬踏踏過幾千載，在信息化高度發展的今天，馬的作用與實用性漸漸減少，但其精神與氣格早已深深溶進民族的脈絡，成為人們的心靈依托，讓我們在逆境中不失昂揚向上的力量，順境裡更有鍥而不捨的追求。

網上圖片



書若蟬蛻

葉輝

你的聰明像一隻鹿



沈從文先生。資料圖片

沈從文先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也寫過不少新詩，可他的詩作從未結集，而兩套文學大系的詩卷也沒有挑選他的「少作」，只在少數選集如《新月詩選》見到一鱗半爪，他的詩寫得也許不如他的小說和散文那麼動人，倒也不比許多入選大系的作品遜色。先生的詩在一些論介文章裡被引錄，能夠讀到，也算是意外的收穫了。

譬如《我喜歡你》：「你的聰明像一隻鹿，/ 你的別的許多德性又像一匹羊；/ 你願意來同羊溫存，/ 又擔心鹿因此受了虛驚；/ 故在你面前只得學成如此沉默；/ (幾乎近於抑鬱了的沉默！) / 你怎麼能知？」又譬如《頌》：「我嗅慣了你身上的香味，/ 如同吃慣了櫻桃的竹雀；/ 辨得出櫻桃香味的不同，/ 雖然這竹雀並不會吃過/ 桑葚與地莓也明白的。」新詩於沈從文先生永遠是靜好的抒情：「一切在逐漸上升，謙虛而肯定。/ 在申訴。在梳理。在導引。/ 從沉默中隨之前行，到沉默中去。/ 眼睛潮濕，悲憫彼此存在。」

移情入景的手法，在沈從文先生的散文裡見得多了，也許他的詩尚不如他的散文那麼圓融渾厚，而他最好的詩都不以

詩的形式來寫，他即使不再寫詩了，依然是一位抒情詩人，他有些散文如詩，甚或比詩更詩，譬如他在《新廢郵存底·一》寫道：「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又譬如他在《水雲》說道：「想起過去海上的白帆和草地上黃花，想起種種虹影和白星光，想起燈光下的沉默繼續閃光，想起牆壁上慢慢的移動那一方斜陽，想起瓦溝中的綠苔和細雨，微雨中輕輕搖頭的狗尾草……想起一堆希望和一點瘋狂，終於如何又變成一片藍色的火焰，一撮白灰。這一切如何教育我認識生命最離奇的遇合與最高的意義。」這何嘗不是詩？他的小說和散文處處有純粹的詩。

不再寫詩並沒有什麼值得可惜，正如不再寫小說，對沈從文先生並沒有甚麼遺憾。他並不是對現實無知，他從現實學習，在現實裡思考，斷不是「用綠色水筆寫戀愛詩，紅色水筆寫革命詩」的那種現實；先生談現實，總是從懷疑、否定、仔細檢討，然後凝固、分解、重造等過程出發。

沈從文先生嘗言：「國家所遭遇的困難雖有多端，而追求現實，迷信現實，依賴現實所作的政治空氣和傾向，卻應該負較多責任，當前國家不祥的局勢，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申訴。在梳理。在導引。/ 從沉默中隨之前行，到沉默中去。/ 眼睛潮濕，悲憫彼此存在。」這篇散文則是從另一個角度出發，總結如何超越現實，從生物學、心理學、美學等等原則去構建詩化的內心世界。

文藝天地

手寫板

任美康

十子下鄉

誰都曉得，同一件事，有人說出來大有意思，有人說出來意思不大；又誰都曉得，意思不大的保平安，大有意思的出危險。我上中學時，學校裡有位教務主任，曾於抗戰中進過延安魯藝，後來吃不了陝北的苦，便跑回四川教書。他講話學生愛聽，就是訓人，都往往別具一格。比如，學生掃地不灑水，搞得塵土飛揚，他一皺眉頭：「你們哪裡是在做衛生，簡直是製造白色恐怖嘛！」同學們聽了這話，非但不恐怖，反而覺出刺激，伸舌掩嘴地樂起來。沒多久一搞文革，「骯髒的歷史」加上「惡毒的現行」，主任被昔日敬佩他的學生們收拾得死去活來。

當時，有個高我三屆、名叫十子的校友，同樣叫人刮目相看。十子博覽群書，語出驚人，課餘常在校園裡談天說地，吸引了眾多男生女生。有回他講：對寧有個說法，在一切藝術中，對我們最重要的是電影（眾同學聞所未聞，愈加洗耳恭聽）。是這樣的嗎？當然不是（大夥同時為之一震）。根據本人粗淺之研究，在一切藝術中，對我們最重要的是——相聲（結論如此新穎，煽起一陣莫名的興奮）。

有一位女生，長得很漂亮，導致十子與另一男生成為情敵。那男生亦非等閒之輩，是頭年全省中學生百米賽季軍，所以挺有競爭實力。而十子十分從容，揚己之長，採取智取，向女生寫信抒情。誰也不曾料到，十子求愛未遂，竟惹出大禍。一切都突如其來，經師生大會公開批鬥，十子被開除學籍，註銷本城戶口，遣送鄉下勞動。原來，為了俘獲對方，十子於情書中一味地縮小他人，放大自己。十子斷言，季軍固然腿腳麻利，但未來的出息絕對有限，因為他總不能跑回來沒完。但念及同窗情誼，他日後可以給季軍安排個省長之類幹幹。而十子為自己暢想的位子，則是指揮各省省長的那把交椅。這就把話

說大了，任誰誰來都害怕，女生遂將情書上交。

十子從校園裡消失了。我的記憶中，他成為本地城鎮學生下鄉務農第一人。轉年秋天，我邀約數人去看望十子。清晨動身，坐車兩小時，步行兩小時，來到一個叫草房溝的地方。令我們驚奇的是，十八歲的十子居然已經結婚了。我們悄悄問他，是不是城裡的浪漫泡了湯，就用鄉下的實際作補償？十子坦然相告：「看我做家務太笨，貧協主任批准我要娶一名。雖說老婆富農的家庭成分高了些，但與我半斤對八兩的搭配，已經非常合適了。」那位靦腆的村姑，似乎還未完全長大，但她灶間動作不慢，很快弄出飯菜端了上來。小小餐桌是十子的手藝，用梭樹板釘製而成。矮凳不夠用，就搬了小兩口種的南瓜來坐。聽著我們驚歎響下這些大如臉盆的碩果，十子頗為感慨：「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呢？」他看看大家，伸出一隻指頭：「兩個字——吃飯。」

說罷，他臉上泛出自嘲的無聲的笑。十子從前的模樣依稀又見，但畢竟已然兩重天地，叫人不禁有些鼻子發酸。

過了一年，「文革」到來，當我從北方串聯回到家鄉，全城已是一片混亂。有一天，我在廣場觀看遊鬥地委書記，偶遇進城辦事的十子。吃淨我掏錢奉送的兩碗擔擔麵，十子對我拍肩道別：「大鬧天宮之後，猴子們的出路就在花果山。兄弟，要不了多久啦，鄉下見吧！」十子說得不明不白，帶些預測、算命的味道。兩年之後，1968年12月，時局峰迴路轉，果然為十子所言中。毛主席揮手改航向，千萬學生換戰場。風起雲湧的紅衛兵運動倏然間被抽斷脊樑，歸於癱瘓。此後隨著知青返城，十子攜妻遠走，不知所往。二十多年間我多方打聽，其去向各說不一，令人時生惆悵。

試筆

星池

星星

晌午，悄悄來到岸邊，涼風習習，吹拂臉龐。忽然，太陽笑逐顏開，為海面灑下點點繁星。我輕輕俯視這燦爛景象，深深被迷住。恍若是大自然賜予的禮物，僅須懂得留意身旁事物，用心細賞，便能察覺，好好收藏，放在心坎。一絲絲暖意落在身上，送來難以言喻的祝福。

星星於夜幕閃爍不停，偶被萬家燈火所掩沒，也畏怯浮華俗世，光芒仍舊沒失掉方向。此刻，烈日下的水上，欣喜依然瞥見璀璨奪目的星星。也許，是照亮各方的繁星，早已閃耀過，卻一直留存心中，永恆不滅。星球縱然消失於穹蒼，仍可遺下閃閃星光，曾生存的證據。繁星看似掛著微笑，為熟識或陌生的人帶來幸福。

水面微微蕩漾，萬點繁星也在閃動，教人毋忘身邊事物會是千變萬化。在放眼外地，如何冀望在遠方旅遊之時，可有忘懷身旁的美好，以不同角度在生活中默默學習。常樂，源自知足，在欣賞眼前水波星閃，無須貪戀在夜空難以捉摸的滿天星斗。正如呼吸，理所當然地進行，讓善忘的人忘卻，能在廣闊天空下如常呼吸，已是種福氣。一呼一吸，不斷循環，尚能生存，享受宇宙所賦予的一切，腳踏實地觀賞星星在眉開眼笑，被近旁景色所觸動，多麼美好。

冬至團圓，聖誕佳節，迎接西曆新年，再踏進農曆馬年，節日慶歡不斷。感謝在身旁照耀過的每顆星星。

徵稿

文匯園開設青少年作品園地，歡迎各大中院校學生朋友踴躍投稿。文體不限，字數600-1200字為宜。來函請註明「文匯園學生投稿」，郵箱：bookwwp@gmail.com。

豆棚閒話

龔敏迪

冬日取暖與手爐

冬天到景德鎮，看到了有畫瓷工匠坐在暖凳上，繪製瓷胚圖案的雅趣。暖凳的上部為半個桶狀，下部可以擱腳在燒着木炭的火盆上方。讓熱量往前方發散，正好照顧到了伏案工作者的姿勢。李漁在《閑情偶寄》中，也談到了他設計的「暖椅」，是椅子周圍做上木板，腳下用柵，安插抽於柵欄之下，置炭於抽屜內，上以灰覆，使火氣不烈而滿座皆溫。但景德鎮的暖凳顯然更簡潔而實用。

古人的冬日避寒有暖閣。唐人許渾的《同韋少尹傷故衛尉李少卿》詩：「香街寶馬嘶殘月，暖閣佳人哭曉風。」宋人劉克莊《冬景》則說：「命僕安排新暖閣，呼童熨貼舊寒衣。」暖閣裡冬天設火爐，不是一般百姓能夠消受的，所以年中第一天開爐時，隆重得像過節一樣。袁景瀾的《吳郡歲華記麗》說：「吳中貴家，新裝暖閣，婦女垂繡簾，淺斟緩酌，以應開爐之節。」南宋詩人范成大寫過：「石湖今日開爐，紙窗雪白新糊。童子燒紅柑槽，老夫睡暖氈氍。」富貴之家燒的是木炭，范成大也只能燒樹根、樹疙瘩。宋代一般老百姓的取暖則用炭末搗製成「炭擊」，類似於後世的蜂窩煤。宋人的《豹隱記談·夏九九》說：「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擊。」入秋以後就家家開始準備了，市場上也有香餅炭擊出售。北宋吳自牧的《夢梁錄》介紹說：熏香爐燒燒香餅炭擊，可供手腳取暖，可以緩慢燃燒的炭擊，比炭經濟實惠得多，才被大多數人消費得起。以後熏香與手腳取暖的功能在民間有了分離，出現了手爐、腳爐。

案頭有一個銅手爐，那是因為以前一般人家都有腳爐，手爐相對少見一些而已。手爐的工造型，主要體現在透氣的爐蓋上。或飾以幾何圖案、或施之以花卉，猶如古典園林花牆，吉祥而雅致。收藏家追捧的是明代張鳴岐、胡文明等人的作品。舊時民謠流傳有：「宮中聽說張鳴岐，海外爭求胡文明」之說。揚州有傳說：隋楊帝沿運河南巡至揚州，時值隆冬時節，江都縣令許伍為了接駕，急命揚州民間銅匠精製一小銅爐，內置火炭進呈隋楊帝取暖，頗感愜意的楊帝即與命名為手爐。此傳說即便是真的，那個手爐，也不會是後世民間廣泛使用的那種。

一直到了清代，有錢人家的手爐、腳爐還是燒炭的。清人徐珂的《清稗類鈔》說：



手爐 作者提供圖片

「腳爐，以銅製之，其形或方，或圓，或橢圓，或六角，蓋亦鏤花，燃炭於中，藉以取暖，用之者，大都為婦女也。」《紅樓夢》中賈寶玉帶著書僮去上學，被關照說：「腳爐手爐的炭也交出去了，妳可着他們添」。老百姓家一般有腳爐而沒有手爐，兩者是可以通用的，比手爐大，保暖時間也更長的腳爐更實用。腳爐燒的是木屑、糞糠之類。有的地方稱腳爐為「烘缸」，沒錢買銅腳爐的人家，用陶器也一樣。將木屑之類燃料放在底部，從剛做完飯的灶裡取出柴禾的餘燼，蓋在上面做點火器，然後蓋上燃盡了的草木灰，以不露火星不冒煙為度。讓冷灰下的火種慢慢暗燃，溫度也恰好處，因為幾個時辰都不會涼，所以根本不用着像賈寶玉那樣可着他們添炭，這也是被百姓普遍使用的重要原因。用棉布做一隻爐套，可以塞到被窩裡被窩；用稻草編織一個腳爐套，就是做女紅的婦女「玲瓏婆婆腹中空，陪着小姐過一冬。春暖花開分別去，秋燕南飛又重逢」的腳下取暖之物；兒童們捧着它烘山芋、爆豆子、米花；文人學士讀書熬夜的暖手足，它都是「滿臉麻，熱烘烘；沒有了，難過冬」的親密夥伴。而凝聚了底層生活智慧的陶器「烘缸」，也許才是手爐、腳爐的前身。

冬日圍爐的溫馨，就像是買醉的水手。無論是陌生還是熟悉的港灣裡，圍爐已不僅僅是為了取暖。小店裡的爐火上，如果沒有乾柴，濕柴也只是要燒的，點燃燒濕柴已屬不易，點燃了更多的是弄出了許多煙霧，正如自知才識和勇氣不足以成就什麼大事；而手爐裡的火種暗燃，正如留下某些記憶，會慢慢引起進一步的深入關注。於是每每會有一份心似酒沫，身如沙鷗般的陶醉。